

神秘主义与逻辑 及其他论文

[英] 伯特兰·罗素 著



創于1897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神秘主义与逻辑 及其他论文

[英] 伯特兰·罗素 著

贾可春 译



190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7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神秘主义与逻辑及其他论文/(英)伯特兰·罗素著;
贾可春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ISBN 978-7-100-13992-2

I. ①神… II. ①伯… ②贾… III. ①罗素(Russell,
Bertrand 1872-1970)—神秘主义—文集 ②罗素
(Russell, Bertrand 1872-1970)—哲学思想—文集
IV. ①B561.5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16434 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神秘主义与逻辑及其他论文

〔英〕伯特兰·罗素 著

贾可春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3992-2

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开本 850×1168 1/32

2017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7½

定价:25.00 元

译者序

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 1872—1970), 现代英国著名哲学家、文学家、数学家、逻辑学家、社会活动家、大英帝国勋爵、帝国功绩勋章获得者, 生前为皇家学会会员, 曾于 1950 年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 以表彰其“多样且重要的作品, 以及对人道主义理想与思想自由的不懈追求”。

在哲学方面, 罗素是分析哲学的创始人、逻辑原子论的创始人及新实在论的主要代表。作为分析哲学的创始人, 罗素与摩尔(Moore)、弗雷格(Frege)、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及卡尔纳普(Carnap)等人一道开创了二十世纪的分析哲学运动。他于 1905 年发表的《论指谓》(*On Denoting*)一文标志着当代分析哲学的诞生, 该文阐述的摹状词理论曾被拉姆齐(Ramsey)誉为“哲学的典范”。罗素提出逻辑是哲学的本质, 他的一些基本观点及所采用的形式分析方法, 影响了整个二十世纪分析哲学的发展。作为新实在论的主要代表, 罗素与摩尔一起推翻了以麦克塔加特(Mc Taggart)及布拉德雷(Bradley)为代表的当年统治英国哲学界的新黑格尔主义。作为逻辑原子论哲学的创始人之一, 他主张建立一种能够反映实在结构的理想语言; 逻辑原子论哲学极大地影响了上个世纪初显赫一时的维也纳学派。

本书是一部论文集,收录的是罗素于1901—1915年间所写的十篇论文。罗素分析哲学的实质就在于把新的哲学方法即逻辑分析应用于哲学研究,而1901—1915年正是罗素新方法的诞生、成熟及应用时期。这部文集里的绝大部分论文呈现给读者的,正是罗素在这一时期对新方法的性质、功能及限度的系统而又深入的思考,以及他对这种方法的一系列具体应用。除了关于新方法本身的阐述外,罗素在这些论文中对新方法的应用主要涉及物质问题、物理学知识问题、外部世界的构造问题、因果性问题、自由意志问题、摹状词问题,等等。从这些论文中,我们能看出逻辑分析方法如何能有效解决传统哲学所无法解决的一些重要问题,以及它可能给罗素之前的传统哲学带来哪些崭新的革命性的变化。另外,罗素关于哲学分析的许多基本原则及基本方法,也都在这部文集中得以体现。尽管罗素在后来的岁月中仍有大量论述发表,但我认为,这部文集中所体现的哲学原则与哲学方法基本上奠定了其后来哲学的整个发展。若从本体论的角度看,罗素哲学思想的发展经历了一个较大的变化过程。罗素早年(即1903年《数学原则》[*Principles of Mathematics*]出版以前)坚持柏拉图式的实在论立场,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1921年《心的分析》[*The Analysis of Mind*]出版为标志)又转向了中立一元论;而写于1901到1915年间的这些论文则带有明显的思想过渡痕迹。所以,这部文集是研究罗素哲学思想演变的很有价值的文献。

本书的十篇论文中,除了大部分涉及逻辑分析及其应用外,也有对生命及伦理问题的深邃思考,比如《自由人的崇拜》一文就是对人的生存问题的一种存在主义式的探讨。罗素自己说,这篇文

章的立场是那些没有自以为是的宗教信仰的人在困苦与焦虑的年代所必须接受的。另外,亦有两篇涉及教育方面的论文。例如《数学学科》谈的是数学教育问题,而《科学在自由教育中的位置》谈的是科学教育问题。看起来是谈教育,其实两篇文章都是从哲学高度谈数学及科学教育的终极目的——说到底,谈的是生命的意义问题。两篇论文体现了罗素对数学及科学教育的一系列独到的思考,其中闪烁着诸多智慧的光芒。罗素认为,数学中有一种令人崇敬的神圣之美、沉思之美,数学告诉我们的是如何活着的艺术,是创造并支撑高贵的心灵习性的手段,数学教育的最高理想是塑造生命之美。至于科学,罗素认为,其内在价值并不在于实用性,而在于产生正确的心灵习性及人生观、世界观,科学在这方面的能力和文学及一切古典学科一样伟大。科学教育的道德目标在于消除人类本能的粗鲁性,并通过知识增加个人与外部世界间接触的范围与类型,使其成为一名“宇宙公民”;科学教育的理智目标在于让我们以一种客观的方式看待并想象世界,由此它就需要抑制希望与恐惧、爱与恨以及全部主观的情感生活。

本书中的论文大多具有很高的知名度,比如《神秘主义与逻辑》和《自由人的崇拜》就是百年来广为传颂的经典之作。罗素文笔通俗、生动、幽默,文集中的一部分文章尽管专业性、技术性很强,但写得都比较通俗,甚至像《数学与形而上学家》这样的数学哲学论文也写得充满诗意与想象;这也是罗素著作能够广为传颂的原因之一。

贾可春

2016年7月28日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神秘主义与逻辑	3
第二章 科学在自由教育中的位置	34
第三章 自由人的崇拜	46
第四章 数学学科	58
第五章 数学与形而上学家	73
第六章 论哲学中的科学方法	96
第七章 物质的终极成份	121
第八章 感觉材料与物理学的关系	140
第九章 论原因概念	174
第十章 亲知的知识与描述的知识	202
索引	226

前 言

以下这些论文是在不同时期写成并发表的，我要感谢先前的出版者允许重印它们。

“神秘主义与逻辑”一文发表在 1914 年 7 月的《希伯特季刊》(*Hibbert Journal*) 杂志上。“科学在自由教育中的位置”发表在 1913 年 5 月 24 日和 31 日两期《新政治家周刊》(*The New Statesman*) 杂志上。“自由人的崇拜”及“数学学科”收在以前的一个集子(现已售罄)《哲学论文》(*Philosophical Essays*) 中，这个文集亦是由尊贵的朗曼、格林及类似的一些公司出版的。两篇文章都写于 1902 年，第一篇最初发表在 1903 年的《独立评论》(*Independent Review*) 杂志上，第二篇发表在 1903 年 9 月的《新季刊》(*New Quarterly*) 杂志上。在理论伦理学上，我在“自由人的崇拜”中所主张的立场不完全等于我现在所持的立场：与那时相比，我现在不太相信善与恶的客观性。但是我认为，那篇论文所提出的对待生命的一般态度，大体说来，依然是那些没有自以为是的宗教信仰的人在焦虑与艰难的时代所必须接受的态度，假如他们要避免来自心灵深处的挫败的话。

“数学与形而上学家”一文写于 1901 年，并以“数学哲学的近来工作”为题发表在一家美国杂志《国际月刊》(*The International*

Monthly)上。鉴于后来的工作,这篇论文的有些地方需要加以修改;我在脚注中指出了这些需要修改的地方。编辑请求我把这篇文章写得“尽可能充满诗意与想象”,这一事实部分地解释了这篇文章的基调。

上面提及的所有论文都完全是通俗性的,但接下来的论文多少更具技术性。“论哲学中的科学方法”是1914年在牛津大学所作的赫伯特·斯宾塞讲座,并由 Clarendon 出版社出版;这家出版社友好地同意我把这篇文章放在这个集子里。“物质的终极成份”是早在1915年向曼彻斯特哲学学会所作的一次演讲,并刊登在同年7月的《一元论者》(Monist)杂志上。“感觉材料与物理学的关系”一文写于1914年1月,并首次发表于那一年《科学》(Scientia)杂志合订本的第四卷。《科学》是科学综合方面的一本国际评论杂志,由 M. Eugenio Rignano 编辑,并由伦敦的 Messrs. Williams and Norgate 以及巴黎的 Nicola Zanichelli、Bologna 和 Felix Alcan 等几家尊贵的出版社每月出版。“论原因概念”这篇论文是1912年11月在亚里士多德学会所作的主持人演讲,并刊登在该学会1912—1913年度的公报上。“亲知的知识与描述的知识”也是向亚里士多德学会宣读的一篇论文,并刊登在该学会1910—1911年度的公报上。

1917年9月于伦敦

第一章 神秘主义与逻辑

形而上学试图凭借思维把世界构想为一个整体；从最初的时候起，它就是通过两种非常不同的人类冲动的联合与冲突而发展起来的。在这两种冲突中，一种使人朝向神秘主义，另一种使人朝向科学。一些人单独由其中的一种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另一些人单独由其中的另一种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例如，在休谟身上，科学的冲动占据着统治地位，且完全未受抑制，而在布莱克^①身上，一种对科学的强烈敌意与深刻的神秘洞见共存。但是，在最伟大的哲学家们看来，科学和神秘主义都是必需的：他们的生命就在于企图使两者协调起来，而且此种企图意味着始终必须让哲学成为——根据某些人的看法——一件比科学和宗教都伟大的事情，尽管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在试图对科学的及神秘的冲动进行详尽的描述之前，我将通过若干例子来阐述它们。这些例子来自两位哲学家，我指的是赫拉克利特和柏拉图。他们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将这两种冲动非常紧密地融合在一起。

^① 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 1757—1827), 英国诗人和版画家, 著有诗集《天真之歌》、《经验之歌》等。——译者

2 每个人都知道，赫拉克利特相信一切皆流：时间成就又毁灭一切事物。从留存下来的少许残篇中，很难发现他是如何得出其结论的，但是其中有些说法强烈地暗示着科学观察就是其结论的源泉。

他说，“能看到、听到及学到的东西是我最看重的”。这是经验论者的语言；而对经验论者来说，观察是真理的唯一保证。“太阳每天都是新的”是又一残篇；若不考虑其有悖常理的特征，这个结论显然受到了科学反思的鼓舞，而且在他看来，这无疑消除了理解下述问题上的困难：太阳如何能在夜间偷偷地从西边溜到东边。实际的观察一定也已让他想到了其中心学说，即火是唯一的永恒实体，而所有可见之物都是火所经历的诸多阶段。在燃烧时，我们看到事物完全变了样，而火焰和热却升入空中，并逐步消失。

“这个世界对所有事物都是相同的”，他说，“它不是神或人创造的；但是，它曾经是、现在是并且将来永远是一团不灭之火，按一定的标准燃烧，又按一定的标准熄灭。”

“火首先变成海水；海水的一半成为陆地，一半成为旋风。”

这种理论，尽管已不再能为科学所接受，却仍有科学的气质。柏拉图提到过一句著名格言，即“你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因为流经你的始终是不同的河水”；而这句格言或许也是科学的结晶。但是，在现存的残篇中，我们也发现了另一种陈述：“我们踏进又不踏进同一条河流；我们是又不是。”

3 这个陈述是神秘的，而柏拉图所引用的那个陈述则是科学的；把两者作一比较，就可以看出这两种倾向在何等密切的程度上融合于赫拉克利特的体系中。神秘主义本质上不过是具有一定强度

和深度的情感,此种情感是针对我们在宇宙问题上的所信之物而言的;而且这种情感使得赫拉克利特以自身的科学为根据,在生命与宇宙问题上提出了一些令人感到异常酸楚的格言,比如:

“时间是一个玩跳棋的孩子,支配权就由孩子掌握着。”

这是诗一般的想象,而非科学。它把时间描述成世界的一个专横的君主,而且这个君主表现出儿童的一切不负责任的轻率行为。同样,也正是神秘主义导致赫拉克利特断言相反事物的同一性:他说,“好与坏是一”;又说,“对于神,一切事物都是合理的、善的、恰当的,但人们认为有些事物是不恰当的,有些事物是恰当的。”

赫拉克利特伦理学的背后隐藏着许多神秘主义的东西。确实,单单科学决定论也许就会使人作出这样的陈述,即“人的性格就是其命运”;但是,唯有神秘主义者才会说:

“每一种动物都是通过打击而被驱赶到草场的。”他还说:

“与一个人内心的愿望作斗争是困难的。不论它希望得到什么,它都是以灵魂为代价而获得的。”他还说:

“智慧是一件事情,它就在于认识那通过万物引导万物的思想。”^①

例子可以大量地增加,但已经给出的这些例子足以表明此人的性格:他眼中的科学事实向其心灵内注入了火焰,而且在火光中,通过反思其自己的迅速跳动着的穿透性的火,他洞察了世界的深度。在这样的一种性情中,我们看到了神秘主义者与科学家的

^① 上述所有引文都来自伯尼特(Burnet)的《早期希腊哲学》(*Early Greek Philosophy*)1908年第2版,第146—156页。

真正联合；我认为，这样的联合是在思维世界中有可能获得的最高声誉。

同样的双重冲动存在于柏拉图身上，尽管在这两者中，神秘的冲动明显强于科学的冲动，且每当这种冲突变得尖锐时，最后的胜利总是属于它的。他相信知识与实在；他关于洞穴的描述是对这种信念的经典陈述，这种陈述比关于感官的陈述更真实、更实在。

“想象有许多人生活在一个地下洞穴内，在洞穴入口处有光线照进来，并一直照到最深处；洞穴中的人自儿童时代起就被铐住了脖子和腿，只能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往前看，因为锁链使他们无法转头。再想象在他们后上方的一定距离处有一把明亮的燃烧着的火，并且有一条高铺的路在火和囚犯之间经过，沿路建有一座矮墙，而矮墙就像魔术师们置于观众面前并在上面展示其奇迹的屏幕。

我想象了，他回答道。

你也可以向自己描绘这样一幅景象：有许多人正在这座墙后走，他们随身携带着用木材、石头及各种材料做成的人的塑像和其他动物的图像，还有种种其他物件，那些携带物都高出这座墙；而且如你所预料的那样，可以让一些路人说话，别的路人保持安静。

5 你在描述一个奇特的场景和一些奇特的囚犯。

他们跟我们一样，我回答道。

现在思考一下：假如在事情的进展中以如下方式解除他们的脚镣，并治好他们的愚疾，那么会发生什么情况呢？我们且设想，他们当中有一个人被释放了，并突然被迫站起来，转过头来并张开双眼走向光亮处，而且我们还设想，他是带着痛苦做完所有这些行为的，并且那刺眼的光芒使其不可能看清他过去只见到其影子的

那些对象。假如有一人告诉他，在那些日子里他看到的是可笑的幻相，但现在他在某种程度上更接近于真实，面向了更真实的东西，而且看得也更正确了，那么你预料他会作出什么样的回答呢？尤其是，假如那个人把正在经过的那几个对象指给他，然后向他提问，并强迫其回答所见为何，那么你又预料他将如何回答呢？你难道不会预料他将感到迷惑，并认为以前看到的東西比现在强迫他去注意的对象更真实吗？

是的，要真实得多…。

因此，我认为，要使其能够感知到那个较高处的世界中的对象，必须有一个习惯的过程。首先，他将极成功地认出阴影，然后将辨清人和其他事物在水中的倒影，而后看出真实的东西；经过这些步骤之后，他将抬眼遇见月光和星光，并会发现在夜里察看天体和天空本身比在白天察看太阳和阳光的难度要小些。

毫无疑问。

最后，我想象，他将能够观察和揣摩真实的太阳；这里所说的太阳，并非指出现在水中或其他区域中的太阳，而是处于其本来位置上的真实的太阳。

当然。

下一步他将得出这样的结论：太阳造成了季节交替与岁月往复，并是可见世界中一切事物的守护者；而且，它还以某种方式成为他及其同伴过去看到的所有那些事物的原因。

显然，这将是他的下一步的结论…

我亲爱的格劳孔，现在你必须把这想象的情景中的每一个部分都应用到我们先前叙述的事情上来，并把眼睛所看到的区域比

作囚屋,把那里的火光比作太阳的力量;而且,假如你从洞穴上升到地面并对上面的世界加以思考,从而理解灵魂向可知区域的攀升,那么你就能猜中我自己是如何推测的了(既然你希望得知这一点)。至于我的推测是否正确,实际上只有神才知道。但尽管如此,在这个问题上,我的观点的大意可以陈述如下。在知识领域,基本的善的理念就是我们的探求的极限,而且几乎不能被理解;但是,当被理解时,我们会不由自主地断言,它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是所有光明的及美好的东西的源泉:它为可见世界制造了光和光源,在可知世界中它又成了真理和理性的直接而又决定性的源泉;——而且任何愿意在私人领域或公共领域明智行事的人,都必须发现善的理念。”^①

但是,在这段引文中,就像在柏拉图的绝大部分教学活动过程中一样,善与真正的实在被等同了起来。这种等同曾体现在哲学传统中,并且在我们的时代仍然起着很大的作用。在以这种方式给予善一种合法的功能时,柏拉图就在哲学与科学之间制造了一种分离;在我看来,此后两者都遭受了这种分离的煎熬,并且现在仍然如此。科学家在研究自然时,不管他的希望是什么,都会把它们放置一边;哲学家若要获得真理,也须这么做。仅当真理被探明时,伦理的考虑才能出现:它们能够而且也应该出来决定我们对待真理的情感,并决定我们如何基于真理而安排我们的生活,但它们自身不能出来陈述真理是什么。

在柏拉图的对话中,有些段落表明他似乎清楚地意识到了这

^① 《理想国》(*Republic*), 514, 戴维斯和沃恩(Davies and Vaughan)译。

一点；它们出现在阐述其心灵的科学的一面的那些段落中。在其中的一段对话中，年轻的苏格拉底正在向巴门尼德解释理念论；这段话是最值得注意的。

苏格拉底解释说，存在一个善的理念，但并不存在诸如头发、烂泥及污物之类的东西的理念。听了苏格拉底的解释后，巴门尼德建议他“不要鄙视甚至最无价值的事物”；这个建议表明了真正的科学倾向。假如哲学要实现自身最大的可能性，那么正是这种不偏不倚的倾向，才是神秘主义者在对更高级的实在及隐蔽性的善作出表面上的洞察时所必须去结合的；而且，正是因为他们没有做到这一点，这么多的唯心论哲学才显得单薄、没有生气、软弱无力。唯有在与世界的结合中，我们的理想才能结出果实；如果与其分离，它们就仍将是不毛之地。但是，一种回避事实或事先要求世界与其愿望相一致的理想，是无法与世界相结合的。

巴门尼德自己就是一种异常有趣的神秘主义的源头，这种神秘主义渗透在柏拉图的思想中；它可被称为“逻辑的”，因为它体现在诸多逻辑理论中。就西方而言，这种形式的神秘主义好像始自巴门尼德；它支配着从他那个时代到黑格尔及其现代门徒时代的所有最伟大的神秘主义形而上学家的推理。他说，实在是非创造的、不可毁灭的、不会变化的、不可分割的，它“没有开端，没有结束，被禁锢在强有力的锁链之中不能移动，因为生成和毁灭已被驱离得很远了，而且真实的信念已把它们抛弃。”其探究的基本原理被陈述在一个也符合黑格尔思想的句子中：“你不能知道什么东西不存在（那是不可能的），也不能说出它，因为能被思维者与能够存在者是同一种东西。”而且他还说：“情况必然是这样的：能被思维

和提及者存在，因为它存在是可能的，而不存在者存在是不可能的。”变化的不可能性就出自这条原理，因为过去的东西能被提及，并因此——根据这条原理——仍然存在。

在任何年代及世界任何地方，神秘主义哲学都是以某些信念为特征的。这些信念为我们一直在思考的这些学说所阐明。

首先，神秘主义哲学相信洞见，而反对零散的分析的知识：它们相信一种智慧的、突然的、穿透性的及强制性的方式，这种方式与一种完全依赖感官的科学对外部现象所做的缓慢而易错的研究形成了对照。所有能专注于一种内在的强烈情感的人，都一定间或经历了那种奇特的关于普通对象的非实在性的感受，即与日常事物的联系的丧失；在这种丧失中，外部世界失去了其稳固性，而心灵则似乎在完全的孤寂中从自身深处产生了奇异幻相的疯狂舞动，这些幻相迄今是作为不受约束的真实而又有生气的东西出现的。这是神秘主义传授中的否定性一面：怀疑普通知识，并为接纳一种看似更高级的智慧的东西扫除障碍。许多熟悉这种否定性经验的人并没有超越它，但对神秘主义者来说，它只是通往一个更广阔的世界的入口。

神秘主义的洞见始于对一种被揭去面纱的神秘之物的感觉，这种神秘之物是一种现在突然走出可疑境地并变得确定的隐蔽性智慧。对启示及确定性的感觉出现在任何明确的信念之前。神秘主义者产生的明确信念，是对在洞见时刻所获得的无法清楚表达的经验进行反思的结果。时常，与这个时刻没有真实联系的一些信念紧接着被吸收进了中央核；因而，除了所有神秘主义者所共有的那些确信的东西之外，我们在许多神秘主义者那里都发现了另